



識道卷第一

一

記凡經傳所得家庭

所講師友所聞

以備遺忘歲久成疾

是編有考暇日因剔繁纂要粹

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畊羅璧子蒼甫

成書得書難

經題籤

筆史

孔子師

文繁省

書史訛名

雉釋文

孔門多才

孔子諱魯

理根本

曹參不伐

有國二權

明辭識時

十六相四凶

姬周姓

成書得書難

易更四聖而始備書歷二千餘年存者僅五十
八篇詩之剛也夫子十取其春秋魯史之名
記者非一人其後夫子修之左氏傳之又其後
劉歆杜預合經傳而一之然後經以傳明事以
類著經之成亦難矣周衰極文之世晉韓宣子
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吳季札聘上國始聞
詩之風雅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士生其時得全見六經者無幾商頌

至正考父總得十二篇於周大師孔子周旋杞
宋間歆究夏商遺禮而不得劉歆言漢經秦火
書惟存易至孝文時伏生始口授尚書孝武時
壁出者皆朽腐散絕詩之萌或傳雅或傳頌合
而成詩其後得書二十篇以為尚書大傳謂為
不傳春秋唐孔穎達曰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
融鄭玄服虔杜預皆不曾見今尚書建安蔡氏
謂楊雄亦未見尚書

余按書出孔壁者皆科斗
文字凡二十五篇漢古

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後夏侯勝等傳
之洛陽石經刻之漢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國

上之官承詔總為五十
八篇著傳傳成會目有
巫蠱事不獲上壁書復
埋行於漢者伏生三十
四篇而巳故壁書世儒
多不見後有張霸者習
聞書五十八篇之說偽
造二十五篇足伏書為
五十八篇鄭玄注書依用之因多異晉與璧書漸出至
梅願為大大傳史全得孔書盡上之官為
施行璧書始大傳史全得孔書盡上之官為
年姚方與始姚方與始姚方與始
皇間始流河朔皇間始流河朔皇間始流河朔
百餘年間百餘年間百餘年間
不傳直逮晉始得之不傳直逮晉始得之不傳直逮晉始得之
楊誠齋序易曰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然起之
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
見起之所未見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嘗嘆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今夫子之易性與天
道之言也乃得聞子貢之所不聞其述古人不得多
書而讀之備矣韓柳未出歐陽公得韓文六卷於漢
東李堯輔弊篋中脫落顛倒無次序乞歸讀之後官
洛陽與尹師魯補綴方成全書穆伯長叙柳文謂柳
初不全見於世亡字失句闕墜為甚凡用力二紀文
始成定今讀韓柳者未必察也司馬溫公進資治通
鑑表曰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又與宋次道書曰光自
到洛之日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於今六年僅了得

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

夢得將

諸書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
刪一卷有事故妨廢以夜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
百餘卷總至大曆末年向後卷數增倍於此共計不
減六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文須細刪所存不
過數十卷而已公閒居洛十五年朝廷許開局自隨
辟官授廩命史給札故成此書使無如許歲月及官
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為隸竹
簡變而為縑素縑素變而為紙紙變而為模印模印

便而書益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為常與器物等藏之
者祇觀美而已余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
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書猶未有模印多是傳
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用亦不解線縫只疊紙
成卷後以幅紙槩黏之

猶今佛
老經

其後稍作用子後唐

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惠始令國子監田敏校
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鐫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
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方盡弛此禁然則士生
于後者何其幸也

經義題

題義經目雖小節古人亦審朱文公見題伊川易傳

者謂題周易程氏傳方是蓋後傳先經得尊經之意

且言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而按古傳春秋三家

公羊傳春秋穀梁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說大名

易詩書禮傳是也易以文王序如周字周岐陽地名

詩曰周原膺膺是也書以上古書加尚字孔壁只得

後為代号因以名易詩以毛萇傳

周之書孔安國序書伏生之下經曰加毛字傳詩者初四家曰齊魯毛韓今之詩傳自禮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則尚字伏生加以

漢傳士毛萇因目詩曰毛詩以別三家

述周制加周字禮出刘歆傳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別

未詳始後來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皆大名居下取法

於經也若伏羲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鄭玄以為

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惟王弼孔穎達

以為伏羲自重蓋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

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

三畫六而成卦則重卦伏羲無疑也但上繫言伏羲

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卦名伏羲前已有

矣矧畫前有易理且素具乎况于伏羲前言易皆泛

曰聖人蓋有深意董淑面掌問朱文公以卦設名之始公荅以無所考○詩名之設或謂因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鵒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為風雅頌說者以為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不知吳季札聘魯在孔子未反魯之先而魯大師已為札歌風歌雅歌頌則夫子乃衰周之僭禮樂者爾周禮雖有太師摯六詩之說然先儒謂禮出劉歆則六詩安知非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余按魯駟詩序曰於是季孫行父

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禮記曰人不能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史記曰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孔子序書以置篇端始孔安國○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註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左傳二書合為一因傳解經事見歆傳左傳春秋合為一見杜預左傳序

筆史

范蔚宗東漢黃憲傳述諸人敬慕之說而憲之美無

可尋至今讀者欽其賢慕其器唐史於房杜解善謀
善斷外事迹亦不多見但王魏善諫英衛善兵例推
為房杜功項羽殘暴班固書之曰羽西屠咸陽曰所
過無不殘滅曰嘗攻襄城無噍類語不激而羽之暴
十分著露此史筆之妙至於叙列人物傳褒之者贊
貶之贊稱美者傳無載

按史看贊始迂固實法左傳每於事終斷以仲

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迂固法而為蓋人非堯舜安贊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白之類

能尽美作史之道當爾勸懲之意因寓焉蘇老泉曰
馬遷傳廉頗本傳不載其議閼與之失而見于趙奢

傳傳酈食其本傳不載其謀撓楚摧之繆而載之留
侯傳傳周勃本傳不載其汗出洽背之耻而載之王
陵傳傳董仲舒本傳不載其和親之疏而載之匈奴
傳蓋四臣若功十而過一不歌因一以疵十乃與善
之意也論蘇秦曰其智過人論北宮伯旰愛人長者
班固贊張湯曰推賢揚善蓋四人者過十而功一併
其一者廢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心懲
惡不已甚乎後之讀者寧復識哉

孔子師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
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語譽之
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
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
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益難挾信由是益
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
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師
庶幾明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
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

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
未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
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莊子傳
其學從而有所措斗折衡推授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
知等論則聃之學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
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
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已豈有
以禮訓孔子而最其徒則廢棄耶孔子於人之有善
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

故沒之耶故愚為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
盍推周公彼其夢想旣莫見之孟子去孔子未遠且
曾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
果師明於莊子輩爾明
非莊子述而傳之足
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
之衛道者
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
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明之事莊子外篇著明為
周藏史藏史書所或者明所載多書孔子因往問明
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言及明而明之禮何

不尽傳其徒而甘為弁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
嘗謂莊子雖排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與
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
禽滑厘彭蒙田駢慎到閔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
名之至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
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
孔子也
余舊輯素王事記只擬諸書
纂集未暇辨禮今輒附此

文繁省

司馬遷史記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漢史叙二

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以此優劣班馬王逢原解
論語夫子為衛君章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包
咸解子見齊衰者章曰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朱
文文括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審富貴而
安貧踐視若稽古三萬言者有間矣左傳叙晉獻公
殺申生事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禮記檀弓約
以四字曰君安驪姬公穀叙晉使齊事曰卻克耿季
孫禿季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倭齊使耿者跛者者
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倭者逆倭者劉知幾史通

曰宜除耿者句但云各以類逆足矣此句煩也漢書
張蒼年老口中無齒史通曰且去年口中三字但云
老無齒足矣此字煩也朱文公云家藏歐陽公醉翁
亭記草前數行鋪叙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但注環滁
皆山也 安記武陵桃源事曰洞中人問今乃

何代後歷幾何漁人黃道貢曰今晋代秦後復為漢
魏矣至陶淵明但曰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晋司空圖
曰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江嶺之南允資於適口者
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

已華人以之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酸鹹之外醇矣有所之爾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東臧約之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嘗在酸鹹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之說莊子山木篇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嵒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旣且昏䟽於江湖之上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至應帝王篇但一語曰虎豹之文來由列子叙少壯老死曰其在嬰孩志氣專一物

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逸欲慮克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体將休焉物莫先焉其在死亡則之於息矣反其極矣莊子約以四句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列子叙人壽無幾曰百年壽之大劑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疾痛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莊子叙此則曰人上壽百歲

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視列語明省多少詩中如介父眠分黃犢草后山一身當三千之句前輩嘗評其善約然語簡又須意足李白壽裴晉公詩曰見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中時叙其壽康功業三事於兩句中楊誠齋挽張魏公詩曰出盡民猶望回軍敵尚疑叙其出督去國內得人心懾夷狄四事於十字中歐陽公上杜祁公詩曰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即髮白當朝以權倖不

悅未及七十謝事故祁公謂此兩句道盡他一生心事所以意足方見簡之工也歐陽子謂簡而法推春秋可當之後學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務簡而奇如震霆不及掩聰之類皆以奇而舛若其犹有當未者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曰吾帶吾頭來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曰吾帶頭來矣河南邵氏謂去下一吾字帶頭來果誰頭耶豈知段之不惧正以自請一死詞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則不詳文義而省者

堯舜禹湯或以為四聖人名或以為謚或以為號以
為謚者謚法始周古未有也以為号者索之舊說謂

孟子稱堯曰放勳舜曰都君屈原稱舜曰重華孔穎

書疏曰書遭秦火舜典最後出江左蕭齊時姚方與
獻舜典重華句乃方典所加不知高騷先秦古書已
有嗟重華之不可返就重華而書中候稱禹曰文命
陳辭等語則孔疏亦難盡憑

蓋放勳謂堯能依倣上世之功化重華謂舜繼堯重

光文命謂禹布文德為則堯舜禹湯為號無義名或

近是况堯命舜之辭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

稷契則知舜禹名也湯名論語著曰予小子履世

本乃謂湯名天乙皇甫謚世紀謂名履字天乙不知

帝王以甲乙丙丁為次
則天乙乃湯別号至舜命弃為稷養官也在當

時以稷與禹皋陶並稱名已竟混及他書凡稱弃者

並曰稷不知夏以前杞柱為稷殷興始廢柱以弃代

謂稷可代弃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辛立是為紂則

紂名辛非受也尚書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

二孔釋書謂受紂音相乱鄭玄謂紂轉為受及名方

曰其在受德孔文釋受德紂字余按殷人名其惡曰

紂其轉紂為受或者偽書者过也至謚法以殘善損

義為紂亦未詳殷無謚法而妄爾列子注伊尹生伊
水之上故姓從其地屈原離騷孫武兵書呂不韋春
秋孔穎達詩書疏皆著伊尹名摯謂之尹者正也言
能正天下鄭玄注尹言究故號伊尹而太甲伊訓等篇
述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皆指尹為自稱之名
君前臣名以號與字表可乎史記索隱著太公望姓
名曰姜子牙故左傳毛詩齊例稱姜姜先封呂他書
復稱呂尚以可師可尚也孫子兵書存其名統稱呂

牙謂之太公望者史記曰文王遇呂尚于渭濱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貢是耶吾
太公望子久矣則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後世不察
繆曰呂望呂尚蓋緣史記以太公望與周公旦並稱
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讀者從而亦訛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
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義未詳
公羊五堵而山陰陸氏着埤雅謂雉性妬壘護疆飛
雉則二百尺

不越分界之內以一雉為長潘安仁雉賦曰畫墁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於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丈有取於雉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孔門多才

孔門弟子可使治賦可使為宰可使從政可使與賔客言子華之使冉求之藝子路良孺之勇

左傳微虎宵攻吳師

卒三百有若與冉求郊之戰楚逢為戎右則勇非一人

子貢辭命外善貨殖

公冶長能

言語德行文章外無往不有聖人從

而以道德禮樂陶鎔之譬由天地間生生職職各正性命所以為萬古大化治聖人歷聘列國雖以道德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謀欲以書社封孔子子西忌之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帥師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列國有如子貢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子宰予者乎其後季孫啟表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勝學軍旅於孔子也史記言仲尼沒後弟子大者為諸

侯師小者為卿相蓋其平日琢磨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漢藝文志曰孔子沒群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橫八雜九農則孔門之學何所不參孔子之教何所不講所以為聖而當時共慕至歿而弟子異旨故曰孔子歿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春秋之後無聖人戰國孟嘗平原輩亦皆聚客數千書之史者鷄鳴狗盜袖椎竊符縱橫狙詐賈生民之禍而已下是惟珠履玳瑁以雄其國所以士益衆世益卑近世伊洛

學興始以修齊治平為教故胡氏謂伊洛發明然後人知孔孟可學而至視漢晉以來弟以詞學名儒者有間矣至紫陽集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義理其粗究之經濟掌書儲才之說曰有天下者必諏詢咨問取之無事之時而參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曰方其事之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需則親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擾則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可得之多歲引月長則所蓄獨富久且精故知其長短而不謬多且富故更迭為用而不竭今人平居不以才為意及

臨事倉卒始泛然求之所以用之歎稱其任難紿又
曰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不以近遺遠
不以小加大則其聚一時英彥講之者豈直曰文為
而已又當參堯禪舜舜禪禹皆是積歲程年稷契夔
龍之任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決非以驟致
也若傳說起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
漢祖倉卒羅致販繒屠狗吹簫織薄皆為用則短不
可弃長小不可揜大又可驗也况物有不求未有無
物之歲人有不用未有無才之時特患教無孔子而

取之之說又不大公爾

孔子諱魯

北魏史著魏之祖詰汾政山澤見軒自天而下有美
婦人稱天女受命與詰汾偶期年復魯果以生男授
詰汾曰此若之子也自此世為帝王切詳古帝王受
命之符未有神異如此者考之當時魏大武嘗命崔
浩撰國記浩書魏先世事詳列通衢事皆直筆北人
見者無不忿恙浩以暴揚國惡身滅族夷乃知詰汾
之遇史官懲浩失而飾之者也古以訐直取禍不一

若史權所在尤嫉之招矧國諱乎故班固蔡邕皆不
得其死聖人值亂邦安得不以孫言為貴孔子在春
秋凡魯失多為諱護詩三百例錄變風魯獨著頌與
商周等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觀之矣或
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夫子禮樂所宗豈不明禘者朱
文公謂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舉禘實僭故夫子託以
不知鄭玄謂禘則序昭穆魯以僖公為閔公庶兄躋
僖閔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觀禘余考躋僖閔
上乃文公二
年孔子仕定公時陽虎已順祀先公
無緣尚為逆祀不觀禘玄未詳尔文姜通淫于齊

書會于禚之類雖不泯其實及文姜與弑桓公不容
於魯書夫人之歸曰孫于齊言若孫讓而去之義桓
閔二公皆弑死經例書曰薨成公適晉為所留經沒
不書其諱國惡也審矣昭公娶吳姬姓泰伯之後也
陳司敗之問正以娶同姓之醜夫子寧受以為已過
而不列為辨辭至春秋書孟子歸曰夫人至自吳及
其死也書孟子卒不表夫人之為田氏蓋不徇昭公
之失書孟子凡皆為魯諱也皇甫氏謂孔子若不受
司敗之議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謂昭公果知禮

是亂禮之事從我始今得司敗見非受以為過則他人不謬所以幸也孔穎達謂孔子於魯事不可為法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過諱每事諱護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後世安知所懲故為魯諱禮也不為魯隱為世教也公羊傳春秋諱例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中國諱左氏曰諱國惡禮曰魏史著崔浩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據嶠函事耕織修戰守復取蜀為富饒之本卒滅

六國漢高委蕭何治關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內曹操撫可濟屯許下俱濟大業唐興因隋關中之資宋興籍周之富視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項羽之敗全是漢遣彭越等入楚地謀撓楚故兵疲食盡以此不支羽恃其勇悍日事外攻略不於根本究心一旦兵敗方有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之語大槩根本不立則進退無據耕織不偏廢然後表裏可以交敷高宗南渡胡致堂進計乞措置荆襄為根本安存所謂老小者陛下分部諸將謹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為輿

衛廵歷往來征伐四出如高祖在滎陽成臯京索而留蕭何於關中光武戰臨淄壠坻而置寇恂於河內又言置行宮或建康南昌江陵一處安太后六宮量留兵將為營衛陛下提兵按行周旋彼此不為定居又言既定議講武其餘庶常日力不暇給者別置行台區處之此建炎規恢一太大議論也惜當時玩其說蓋一身在外則足以禦寇而根本之地不加傷意於事務之庶常日不暇給者置行台處之則可一意講武而所謂興創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說萬

世法程也

曹參不伐

山谷以韓信勝趙不自驕而師李車左為武夫悍將所難詠以詩曰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而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踈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難矣若曹參佐漢祖起兵未有韓彭輩戰勝攻取多出於參異時論功爭以參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項羽入關參功為最逮得韓信參已封建成侯一旦奪信為大將不聞參有軋已之嫌雖信竒才然參視之實為

後出至信擊魏擊趙參皆與俱擊齊參以相國屬焉
則參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於士君子不足
道而見之參則難矣其謙讓不伐不待舍蓋公隨蕭
規而後然宜其善終於俎醢之世參本傳言韓信手
趙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又言信立為齊王引兵
東與漢王共破項羽討齊未服者漢王即帝位徙信
王楚參因相印觀此則參終始出信下噫難哉

有國二權

國之大權二政與兵而已政權宜專不宜分分則事

無統兵權宜分不宜專專則亂生成王將終命大臣
相康王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宰臣召公奭迎嗣子命
仲相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先儒謂齊侯
掌兵而不可發召公發兵而必資仲相南宮毛則其
權之不權屬也尚矣西漢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
一人掌兵二者不復相統置南北兩軍亦不相攝高
后時周勃以太尉掌宿衛初得北軍而不得南可證
也唐季府衛制壞兵聚方鎮卒以取亡宋興鑒其弊
郡置通判貳太守道置轉運貳制使有兵權者錢賦

不之寄有錢穀者兵無所預思慮視古人益密矣內則政事歸於中書故外戚不得撓宦官不得干兵典以樞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總之三帥可總之而不可發之發兵之權歸樞密而樞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揮隨郡大小為員多少每指揮四五百人給餉在運司統制領守倅神宗嘗言藝祖養兵只三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此又內外相制也

孟子談王

萬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隨時之宜湯武征伐雖不若唐虞揖讓然桀紂之暴如是非湯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時得安乎所以伊川讀易先明辭次識時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書教諸侯為王以時觀之孔子時王室政教犹行列國禮義相尚使有相文復出王室犹可扶持也至孟子時七國日事戰爭周君曾不能為時重輕而民生憔悴霄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曉諸侯亦明時者也張南軒曰君子

救世時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單殷之心也孟子
勸時君行王政湯武順天之心也惜伯夷 李旰

江常語司馬公疑孟等作似非識時者然有武王孟
子之書又不可無後世盱江溫公之說乃扶持世變
之一端唐高祖稱義兵伐隋隋煬之惡視紂尤甚高
祖為隋方伯有湯武之資當時聲煬之罪義旗東指
為天下除殘民心響應舉動豈不正大乃竊臣突厥
遙尊煬帝別立代王徐行禪讓之理所以胡致堂謂
正大之舉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時者也孟子有獨夫

紂之說南軒曰王者天下之義主民以為王則謂之
王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况所謂王者以其能生
殺能廢置能弭亂爭紂煬雖苛暴為獨夫生殺廢置
犹在也若衰周二君無紂煬之惡而安於衰弱使文
武德澤斬尽制度大壞付天下於自盛自衰自存自
亡於世治亂茫然不與焉亦安得不謂之獨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運歷譜載黃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顓帝即高陽氏在
位七十八年次帝嚳高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堯在位

七十年以其數考之意子孫至舜時已六百一十餘年
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族蒼舒至叔

達八人為高陽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元如曆譜之數八人至

舜時已二百一十餘年伯審至季狸八人為高辛氏之才子天

下謂之八凱如曆譜之數八人至少皞有不才子曰

窮奇至舜時已一百六十餘年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敦曆譜曰帝鴻氏

黃帝孫與顓帝同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至舜時皆

年餘緡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曆言曰緡雲氏黃帝臣

竊意舜時未必皆尚有其人雖古人多壽然數人者

不皆壽縱壽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濟美

惡者言之綿歷六十餘年之遠未必代代皆元小人

人為凶類也夫謂之世濟者世代相仍積累皆然也

不思堯舜大聖生朱均瞽鯀頑圮生舜禹父子相去

一間聖愚懸隔禹治水可謂有大功於世啟少康之

外咸無可稱文武之興后稷稼種之休烈犹可存者

成康宣王外可數無幾焉以帝王之胄犹若此彼十

六相世為元凱四凶族代為惡人吾不信也况更歷

六百余年謂之元凱其間豈無一凶德敗祖宗之美

謂之凶族其間豈無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謂皆自其世濟而言之亦非也

姬周姓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四人別同姓之醜非目賤妾為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謚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其不忘本且別他族今考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謚下繫姓加齊女曰宣

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瀛楚女曰文竿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如秦女曰徐嬴 嬴陳女曰息媯之類豈惟姬姓後世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為用如薄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媼好下惟顏師古謂漢內官無尔姬者周姓貴於眾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也若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則姬女貴而以姓著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為愈

識遺卷第一

識遺卷第二

古羅羅壁

檐頭上看花經根人事作 史闕文 子夏子思

嶠音可味 寅正非夏 改朔 歷代帝陵

兩韓信非 三策中原 川陝江湖上游

子冠氏上 三大處置 大橫 十二州

檐頭上看花

九師興而易道晦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古經為後儒所斷者多矣

况去籍於周壞於秦雜於漢魏晉後儒惟鄭王諸儒
臆說是拘於是根本不立故魏鶴山云人須將三代
以前規模在自次一一從聖經看來庶親到地位涉
歷可以自得若只在諸儒脚下盤旋終不濟事緣擔
頭上看花終不若樹枝頭天然活精神也此語蓋為
舍六經泥訓詁者發朱文公亦謂詩易之類多為先
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人須是虛心
平氣於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及他是何
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惡一切閣置惟本文本意是求

則聖賢之指得矣皆自亂經學以先入之說汨之也
今人學文者不參六經而捨韓柳歐蘇之緒餘筆史
者不本春秋而希馬遷班固之近似賦誅者不能三
百篇離騷之雅奧而唐人章句之是尋故皆只襲古
人脚迹不能專門名家者此也近時蜀士董君可曰
文字用事要去元出處推究不可只扯拽他人見事
來使譬如賈物出產處得來既可擇其美惡又可兼
貨並畜若只他人擔上取來不惟美惡不辨亦得少
而售狹矣姑即莊子大鵬事言之就全篇討究則知

鯤以魚大而化鵬鵬徙南溟曰天池擊水三千里去以六月息搏扶搖羊角之風來蜩鳩斥鷃之笑出脊諧志恠之書是少曲折筆端自然活動若見他人用大鵬事已亦從而大之則事狹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擔頭上看花也

經根人事作

司馬遷謂古人有激而作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离騷左右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修列不韋迂蜀世傳呂覽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遷罹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訓三監亂周而周公作誥孟子不遇齊梁惠揚墨而述七篇仲舒劉向下獄而著說苑新序繁露玉杯等書柳子厚劉禹錫李白杜甫皆崎嶇厄塞發為詩章遷之言信而有證也然考六經語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錄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亂尚書推唐虞三代之懿禮記威儀之詳備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

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所謂補治道而為經豈專舒憂洩憤之為哉

史闕文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邵康節十二會謂氣運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皆即天地人始處建正當堯時在巳今在未到戊當人物都消尽經世書以十二萬四千五百數詳此則戊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實天地混沌閉塞之時堯至宋歷三時凡三千餘年上此寅至巳

歷四時當幾三千年但孔子書斷自唐虞茫昧者不究詰後儒因只據聖經為說史家雖上及三皇然皆裒取後人僻書雜傳而成之非真有得於當時事實也但以康節堯舜上伏羲有四時說推來帝皇前世代綿歷有莊子叙伏羲上伏羲十一氏鄭玄六藝論譙周古史皇甫謐帝王世紀羅泌路史及廣雅皆述伏羲前帝王數十百氏年踰數萬所謂肇自伏羲特就其所推者言之爾又以易繫參之伏羲黃帝堯舜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离渙 隨等卦伏羲前

有矣卦畫不專伏羲始也司馬遷史記劉道原通鑑
外紀又皆遺伏羲只斷自黃帝始不思周易萬世文
字之祖經秦火獨完備者也大傳言伏羲氏沒神農
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叙三五傳次甚明二
史不然故東漢張衡近代朱文公皆咎遷春秋不王
吳楚以尊周室所以嚴正偽之辨也後世史官徒知
徇編年之說周史厲王流彘之後繫之共和者十四
年而周統中絕遷固漢史惠帝崩紀呂后為政者八
年歐陽公廁武后于唐本紀司馬溫公黜蜀帝魏皆

拘於編年說也定奪於文公綱目然後正偽分而統
紀明豈史氏瑣瑣之見哉但秦後項梁與諸侯共立
楚懷王孫心為義帝當時合書義帝為正統然後繼
以漢王莽篡漢漢史為新者十八年張衡謂時漢元
后猶存只當為后元本紀編年月紀災祥而莽篡事
第著之莽本傳更始居位光武嘗為之將後始即真
則光武初亦當以更始為正文公綱目俱不與以漢
昭烈之例豈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耶

司馬溫公通鑑著魏文侯師卜子夏於周烈烈王二
十三年來歷本戰國策以史紀考之子夏少孔子四
十四歲則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生孔
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實七十三歲子
夏時二十九歲後十一年魯哀公卒繼王九年貞
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
當一百一十六歲王更代之際年有重疊不過差
之王四年如史記則子夏當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
零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說但不知果

得如許歲數否柳子厚論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曾子
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論語出於有子曾子門人
已足曾子故手足之事則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鑑書
周命三晉為諸侯於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
斯也或子夏無如許歲數溫公以師子夏為文侯美
事繫之然當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記世家曰盜殺晉
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晉為
侯則師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後事也通鑑又著子
思言衛侯事於周二十五年來歷本孔叢子時

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

伯魚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疑皆往事追書之但溫公

某年必有實據

崛竒可味

駢儷貴整散文忌律各有當也尚書禹貢叙九州地理之分畫山水之離合物產之參差貢賦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鋪叙隨之而異更不淆雜顧命叙成王道揚之語儀文之列去之千百載而讀者尋文可辨此千古文章之妙故東坡嘗推禹貢曾子固諭后山學

文且讀顧命周禮文存之竒不一而狀物最精內饗曰牛夜鳴則瘡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皞色而沙鳴狸音爵豕育視而交腴腥馬赤脊而盤臂螻五者各物之病與臭也却行仄行運行紆行蚓蠚魚蛇之行各態也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服鳴者以胷鳴者物之鳴各處也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胷耀後大体短脰與夫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体騫腹等語羸羽之屬各形也皆隨其異而筆之深其目出其爪作其鱗之而則必撥爾而怒

奇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瓜不深目不出 鱗之而不作則必黷爾如委奇黷爾如委加任焉必將廢措狀飛走翕張之勢 力輕重可以想見此犹

有形狀可寫也若無形無影之聲模寫最難禮記樂記曰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鈎纒纒乎端如貫珠何啻親聆其抑揚高下之聲後來昌黎聽琴等作雖寫此而費辭矣經後文字之奇推莊子大木異竅穴之 声天籟变为八声之妙至厲風濟則衆竅為虛一語又自有声入無声乃古人

狀物之至叙物之述述相生曰種有幾得水則為鼃得水土之衣則為蟻鼃之衣生於陡屯則為陵舄得鬱棲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蝴蝶蝴蝶脊也化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鳥鳥之名曰乾余骨幹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願輅生乎食醢黃軌生乎九猷瞽芮生乎腐蠃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物生凡十八变而句法十五易受律中雜崛曲是以其語可味後人以東西南北行文者甚

多平鋪直叙外更無委曲東坡獨不然越然台花南馬耳常山沒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教之所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之功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之功而吊其不終鋪叙四顧而文法四易味其語殆非一索可竭也後來如洪景廬又多尚此記馬遂良怡齋曰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叙五怡事而句四易又春拙堂記曰人必有所養以

直養氣以象養正以智養怡以寡欲養心以靜養正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雞於埘養照於淵養龍於江湖養萬物於天地由書契以來亘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養則位養驕勢養教侮養高酒食養四體養姦以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稂莠以蠹苗養蟣蟲以蕃瘡養癰疽以戕身反正備論養字之義文亦四變又短中攬長皆惧其律也景廬如此甚多始錄一二以見前輩文法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其行為木建朔合從寅始堯以中星定四時尚書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皆寅正仲曰故孔安國王肅皆謂自夏之前建寅 月劉道原通鑑外紀因書禹即位仍有虞以建寅為歲首書湯即位乃改正朔

非專夏正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曰吾得夏時焉蓋就三代比較言之非推本而言之後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漢興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復用建寅為

歲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曰孔子取夏正以陰陽之氣終始著明也蓋子月雖一陽生

此時則陽氣未出于地而溫厚之氣未終至未月復窮此始巳月六陽雖備而溫厚之氣未終至未月復窮而溫厚之氣始盡五月一陰生此時則陰氣未出於地而嚴凝之氣難見地上之氣可驗夫子所以取寅正也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後人不深考遂謂并改月號王肅

謂古曆遭戰國及秦而失夫月改則二月紊其經時改則四時易其位月可強改時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經求之無

正尚書舜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
隨四仲月以巡方月何嘗改 以正仲冬日平在

朔易朔北方訓盡也萬物至此盡而復蘇蘇則皆當
改易則歲一周之理也是猶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
說若商以丑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謂

太甲嗣位改元而稱十二月為首其後桐宮服闋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

二月朔月不改也或疑伊訓序稱太甲元年又曰三

以年又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時亦不改也周建子

異祀又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時亦不改也書亦曰

秋大熟周以子為正毛詩稱首歲雖曰一之曰然一

未獲之曰鬻發二之日栗烈之後維之曰無衣無褐何以

卒歲則未嘗不以十二月為歲終又十月蟋蟀之後

言曰為改歲則歲雖改而十月之號不改也至四月

雖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獲九月

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一與今之氣序合亦不改時也

周禮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詔內外命婦始

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六宮之人生穉穉之種正歲

十二月斬冰賈公彥釋正歲是夏正月若徇周建子

即今十月水未堅不得斬之以此推之

諸言正歲皆建寅月籥章於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於仲秋

季秋獻裘與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祠夏禴秋嘗

冬烝賈釋周禮烝祀田獵皆用夏正亦與今之氣序合不曰子正而

改也禮記月令所紀四時亦皆夏正漢魯恭謂書出

秦呂不韋而實周世書所據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犧

牲號器械而已此猶以秦焚之前論若秦焚後史

最可證史記書秦改年始朝賀皆十月朔秦以建亥

為正故秦史書年之下皆首書十月漢書文穎解云

周火德秦以水承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

此亦為改朔不改月之證又秦曆應置閏者皆在歲

末左傳歸餘於終之義也史記及漢書凡未改秦曆

之前屢書後九月蓋閏月歲終也顏師古謂不然

則徑謂之十月矣此又可見秦以九月為歲終也月

曰戌月言為來歲受朔又可見月令秦世書也

胡文定公引商書元祀十月二月及漢史建之下

即書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謂杜元凱後

序載汲冢竹書皆古晉史記以建寅為歲首又嘗曰

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獨疑孟

子七八月之間旱為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與梁成之語於是門人問答多曰闕疑但春秋 正伊川以為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書春則夫子行夏時之意胡文定傳春秋 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專余以春秋傳本文考之則又不然蜀士王容谿嘗著說曰周果以建子為正時月與之俱改則春秋何以書春三月巳亥焚咸丘乎夏伍月鄭伯克段于鄆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 乎十二月祭伯來乎

凡此紀四序皆合寅正可見夫

子只用夏時 杜預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

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時可改乎又隱三年傳書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麥秋取禾夏時明矣杜預乃訓取為芟踐以附會周正之說隱九年經書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當五陽之月而大雪書之非時也杜預乃謂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豈異哉經又書秋大水無麥苗秋種麥生苗水忽漂之記異也杜預注五月謂之秋漂殺熟麥交五穀之苗經言麥苗而預言五穀之苗不

知四月小滿麥已登場五月又安有麥之可漂耶威
八年春正月乙卯烝烝冬祭春而烝非時也杜預注
夏之仲月威四年經書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書
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時禮也大率左氏杜
氏把持周正之說故每率合周而亦有知經用夏正
處甚多不知何前後反覆如此余謂堯命羲和教授
人時賜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納日占之
昏旦東作南訛西成地易測之時氣日中永短齊之
畧刻鳥火虛昴之中星折因夷隩察之民事孳阜

醜驗之物類然後中氣定而四序正此其氣序不差
雖巧曆莫違杜預乃移易四序以附會周正豈理也

紮後世魏景初復建丑唐載建子未
幾俱復寅正蓋氣序不可得而移者

歷代帝陵

西漢劉向疏曰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卧葬

巢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蒼梧之說見禮記與
竹書然孟子先秦古書

云舜生於諸逢遷于負夏卒于鳴條鳴條衛晉地實
今河中府安邑無緣葬蒼梧况蒼梧在堯五服外虞

夏為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餘
歲晚乃傳位於禹十七年而後崩則巡狩晚當為禹

舜未必羣羊狝任奔走也考河紀市有禹葬會稽
舜墓疑象封有鼻正今通州或象冢也

不改其兆殷湯無葬處

崔駰薛瓚言湯冢在濟陰亳

在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漢著湯冢隸

扶風縣湯冢數出向言无制耶文武周公葬

于畢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館不擣里子葬於武庫

皆隴之處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

瘞藏後尽發掘始皇葬驪山墳高數十丈周迴五里

餘石擲為遊館人膏為燈油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

鴈珍寶之藏機械巧变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埋工

匠其後項籍焚毀宮宇繼以發掘餘空藏牧兒亡羊

其中持火索羊遺火燒其棺夫死者無終窮而國家

有廢興明君智士遠慮無窮故甘薄葬之誠乃奉安

之道也余按周礼言天子之喪歛用珪璋璧璆璜琥

皆為渠眉鄭司農注開渠為眉令汗得流去也鄭玄

注渠眉玉飾之溝塚也以組聯六玉溝塚中以歛尸

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坻璧在背琥在腹漢舊

儀曰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妃鉅

狀連縫以黃金縷腰以下玉為押長一尺二寸半下

至足亦終以黃金縷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

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冢之

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
渾雜物東漢禮儀志紀載甚備其言減明器數曰

甕三無二瓦
八酒壺八槃
匣九丈各一
盆一
矢八
鉦各八
年八
錢四
簫
四墳簾笙祝
三
馱
琴
竿
筑
坎
侯
干
戈
竿
甲
冑
各
一
輓
車九乘芻
三
十六
瓦
二
瓦
釜
二
瓦
甌
一
瓦
鼎
十
二
瓦
飯
槃
十
瓦
酒
尊
二
六
小
後
王
彌
文
益
甚
且
杯
二
瓦
杓
三
瓦
泰
九
瓦
大
杯
十
六

持不以天下儉其親之說周禮漢制未必餘也經王
莽亂赤眉發前漢諸陵其玉匣歛者率如生呂后至
遭汗辱獨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儉東都首以薄葬
送終令陵但令流水與丘隴同明帝亦然然古今注

載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
垣四出

司墨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隄封十二頃五十七
畝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遠遭董卓亂呂
布盡發諸陵以珍室解金縷探舍璣魏文帝懲之故
終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
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尸骸殆尽是
古焚烙之刑也豈不痛哉呂不韋生戰國末言荆齊
燕宋中山韓趙魏自此以下七國不可勝數其大墓
無不掘者故呂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

者不以財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親故有送終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為之慮則死莫若無動莫如無利又曰死者彌久則生者彌踈彌踈則守者彌怠而藏器如故理勢必掘今有銘墓曰此中有金室不可掘也而為之闕庭以自表何以異彼哉又曰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孫以璫與歛為無窮慮也司馬遷史記貨殖傳田叔以掘冢致富大槩喪亂之後民無生業因典復隳而名丘大墓雄麗自競豈達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

征見無不發者

按温韞發唐陵

因遺令世宗曰我死當以紙

衣葬宋興藝祖詔諸道檢校前代帝陵各製礼衣一

副常衣一襲具棺槨

於是西京鳳翔雍耀等州

秦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

後魏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肅

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陵並曾經

開發

容齋五筆辨諸陵地理異正史又漢文陵掘所書後亦發

宋藝祖至哲宗七

陵葬西洛靖康之變亦皆不免紹興中宗臣士儂同張燾往省燾歸奏高宗曰願陛下萬世無忘此賊時

惟昭陵無恙哲宗仇暴骨初樞密樓炤同往炤歸述
昭陵之制曰陵因平岡種柏成道周以振橘闕閣樓
觀環之神閔內列石人羊虎駝馬等像神台三層高
二丈俱植柏下廣十五為水道有五大門門外石人
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餘陵皆然昔人謂葬
金玉而墳是為盜標識其處帝陵不加標識仇將慮
盜况闕觀環之乎下是官庶刻銘勒誌亦未免有類
金玉之標識劉向曰丘隴彌高宮廟彌麗發掘彌速
要之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安事外

飾以為身累乎漢武曰古帝王之葬不使人知其處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
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
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關遷固之繆
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姓都者非姓韓
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失韓王名信都
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為韓誠如

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知幾亦差按王充潛夫姓
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
橫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
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庶將從起下邳
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
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昔賢謂司徒
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
說亦未免繆何班馬責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勝曹操於赤壁進計孫權乞由蜀結韓遂馬
超於關中時超遂反還由襄陽取宛洛北方可圖也
諸葛孔明說生先亦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
之衆向宛洛關中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川關中二

說皆歆由關以搗魏之裏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
背受敵則中原可舉公瑾謀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
及竟又公瑾之謀蜀非吳有孔明舉事荆非蜀有所
以周功宋南渡張德遠出帥川陝實祖周葛遺策全
有吳蜀又孫劉所無而竟如是可見興廢有天善乎

誠齋之言曰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桀熟視孱弱之曹丕

川陝江河上游

昔人謂川陝繫南北重輕蓋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下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面復宋祚首身任川陝計蓋出此而以富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林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蓋師尊之

三大處置

漢初病於諸侯強大王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說
諸侯遂弱唐衰病於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
其錢穀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韓劉岳擁兵
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召之由是兵權去手偃
之說賈誼發之晉之說烏重胤發之檜之策范同言
之但偃普忠謀檜則姦謀也

大橫

二礼灼龜之法卜人占圻漢文入立卜兆曰大橫庚
庚余為天王應劭注龜文正橫也而橫所以吉之義

未詳按占人賈氏疏云灼龜灼其復骨近足高處占
其圻兆直向背為木直下向足為水斜向背為火斜
向下為金橫者為土朱文公解易因謂漢文兆得橫
木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黃帝畫野分州封域才經見漢書地理志統言得百
里之固萬世通鑑劉紀善黃帝土地東至海南至北
逐熏鬻鬲封域皆九州內舜肇十二州孔安國傳書謂
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鄭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說謂

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里之國六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此時井地法行州有定域國有定制不可得而增減者也今日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則二州地削於七州古制紊矣况冀為天子之都豈可削哉

先儒謂王言國制于五經背馳難盡憑但冀為

王畿乃制度所當先定者不應泛然在可增可削之列或者九州外別建營并

幽三州且流共工於幽州正以罪人屏之荒服外之窮處若析冀為幽則近在王畿何取為流竄哉今按書正文幽州之州從洲左傳叙四函投之四裔裔遠

也遠則非近冀之幽矣况流四函在治水前時未析營并幽無幽州之名孔氏書疏著鄒衍說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爾中國名赤縣內有九州禹

所叙是也中國外如赤縣者亦有九漢書顏師古注

亦謂九州外別有營并幽三州

余謂天下之傳久矣竟莫究三州所在故

疑二說荒誕但地鏡書括地看地中脊曰崑崙其東

神州東南一州其類今惟為九又曰神農上九大九州

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博物志崑崙赤水

崑崙有西南水環其壚其東南南流為中國河朱文公曰

地形狃饅頭崑崙山狃楊天不其水四分合以山勢
求之黃河始崑崙馮入中國不應偏居一隅三隅亦
有水焉樞禹貢冀山道河道江皆始於西則中國特
崑崙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无限不特營并幽之名也

傳記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州帝嚳制

九州則九州古地益為十二則始舜禹平水復仍為

九故商以來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賤方氏亦只列九

州鄒衍言水中可居曰洲堯遭洪水地之高可居者
有九故州以洲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為三

十六郡名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為十二不無

紊并制之疑意黃帝肇封地之廣容有封制未及者

舜因其隙復創三州故三州與九州並列必盡九州

析也鄭疑蓋拘孔傳若王制難憑亦為以今九州幅

員計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頃數十倍建置可

也豈三十六十百二十八國之能限哉王制蓋又拘

地方千里之論若流共工於幽州蓋為北裔水居之

洲近冀之幽非也

識遺卷第三

古羅羅壁

古文不相襲

左傳非立明

班史出劉歆

公羊穀梁

形容失當

古事難詰

洞庭古九江

禽釋檜

終命掾筆

封略自然之險

古稅不拘什一

不署字之福

大計不惜小費

忍字二義

獨樂園

河南邵氏闢班固作史不敢輒易司馬遷之詞謂孔子作經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固所不知

也唐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洪容齋云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楊雄皆自成一家之文余觀後世讀書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易竒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上規如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李漢曰易錄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不以一槩視經窺見古人者熟也立

言知此意者濂溪易通橫渠正蒙西銘邵子經世書扶理剔微皆無一言相襲至羽翼六經又漢唐諸子所無也故陳壽緣遷固而不美於史范甯緣歆向而不美於穀梁文中子之書識雖正大而拘拘模倣論語皆後人之疵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其體規畫負準方作矧終為人之臣僕黃山谷曰文章最忌隨人後楊東山曰丈夫自抱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觀此則諸賢所以傳不朽者有道矣

左傳非丘明

左傳叙及韓魏滅智伯事時去孔子卒已十六年後
儒以孔子有左丘明耻之之語遂謂傳為丘明作自
漢以來如出一口唐啖助為左氏學始言別有左氏
若夫子言左丘明蓋史迭逢任之類便謂左氏為丘
明非也宋伊洛諸儒研經最精伊川謂左傳無丘明
字未可考朱公以傳叙及韓魏殺智伯事謂傳是箇
博記人做答黃義剛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左丘明自
是一人作傳左氏又別一人必非丘明程公說春秋

分曉首辨傳非丘明謂公穀皆子夏門人書疑傳亦
出孔氏門人之門人蓋書多戰國秦語也然未嘗剖
析指證其迹鄉先達萬見春鎮嘗著論辨傳非丘明
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豈止一丘明姓左哉
衛有胥靡逃之魏衛君請以左氏易之諱非內儲說
者左氏衛之都邑若以邑為姓則後之子孫皆可得
姓不止丘明可姓也楊雄曰左氏品藻司馬遷曰左
丘失明厥有國語獨劉歆七畧斷然曰左丘明與聖
人好惡同親受經於仲尼而作傳三人同出漢朝立

言異同如此

余按稱傳為丘明作始司馬遷劉歆自引得解經書方大傳後人遂皆祖歆自

歆以左傳為丘明其後諸儒從而和之至杜預集其說注春秋遂錮不可解所謂乘虛襲偽而不者也嘗以傳語考之左氏端為戰國時人當戰國時齊有鄒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為驗而昭九年傳云陳水屬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凡此等語皆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雖以星土辯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國為某星自三家分晉之後堪輿書出亦出鄒衍十二次之說行始有燕為

木趙為火梁齊為玄枵衛為豕韋吳越為星紀等說而左氏昭十一年傳云今歲在豕韋歲及大梁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凡此等語皆與堪輿書合耐酒之名起周末而傳叙鄭人對晉曰寡人以朝見於嘗耐秦惠王十二年初臘傳叙宮之奇之言曰虞不臘矣秦孝公時商鞅始立賞級爵曰不更曰庶長而傳云秦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帥師及晉戰于櫟如此數者皆出春秋後而左氏之傳其為戰國時人可知矣又子不語怪力亂神使

丘明果受經於仲尼而作傳必當達聖人之旨何公
子彭生之為豕太子申生之請帝伯有之厲實沈臺
駘之為崇鯀化黃熊石言子晉內蛇外蛇新鬼故鬼
鳥鳴鳧杜神降于莘等說累累書之是足信左氏非
受經丘明明矣

班史出劉歆

葛洪西京雜記後叙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
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卷數歆欲撰漢書編
錄漢事未銓次而亡故書無定本雜記而已後來班
史始全取劉書小異同爾固所不取者洪抄出為西
京雜記觀此則固史之妙端有自焉

公羊穀梁

公羊穀梁二姓自高赤作傳外考之前史及後世更
不見再有此姓萬見春掌謂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韻
脚疑其為姜姓假託也按文公語錄蓋戰國時去春
秋未遠傳之所載多當時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
事迹有當諱晦者難直斥之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
為之筆故高赤傳其事因隱其姓後世史官於當代

唯言之事每闕之或晦其姓名疑其辭義高亦緣時
忌沒其姓容有此理左傳作者之名曾無真的是傳
者亦欲假託也按二傳皆云出自子夏子夏授公羊
高漢景帝時胡毋子都始以公羊著
之竹書穀梁云秦孝公時人其書宣帝時始傳先儒
因謂二書皆作自漢儒孔穎達曰公羊道所途說之
李杜預言膚引公谷適足自亂大觀羣典曰公谷詭
辨之言非先儒說或者又漢儒假託也

形容失當

漢武本窮兵黷武之君相如諭巴蜀檄首言蠻夷自
擅不討之罪次言陛下存撫天下安輯中國發使靡
有兵革之事等語雖皆為武帝文過然不失為尊者

韓唐明皇寵貴妃實奸子婦白樂天長恨歌乃曰楊
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棄
一朝選在君王側其後誅貴妃實六軍迫之杜子美
北征行乃曰不聞夏殷衰中能誅褒姒白秘其為子
婦杜歸之於內斷皆立論當然也唐取蜀擒劉闢韓
退之誦聖德曰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
腰膺攻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闕駭汗如揮
刃紛紛爭切膾脯模寫慘毒之狀惟恐不貢不知刑
而如此非寬大之朝所宜有可謂之元和聖德乎東

坡錢氏表忠觀碑言河東劉氏百戰死守以抗王師積骸為山驪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雖影帶錢氏不煩兵而下甚好而於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矣此皆文人形容之過韋記唐牛元翼除制一聯昔人謂語勝尚書殺人盈城汝當深戒擊戮爾衆朕不忍聞制元微之作信大哉言也

古事難詰

禮記記文武夢齡之事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其說武王少文王四歲然文王崩武王

未及終喪伐紂其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大統未集計之也克商二年而武王崩出入纒七年是文王七歲生武王况伯邑考武王兄劉氏外紀且明著文王十三年伯邑考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若以武王後文王七年前較之生伯邑考纒四歲故夢齡紀年難據按文王十大統未集而終越二伐殷十有三年大會孟津克商既克商及武王崩成二年金縢著王疾弗豫則武王後文王崩整七年王嗣鄭康成書注謂年十歲通鑑謂王三歲則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史以成王為武王嫡子故立則

成王母邑姜也武王年八十計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史又言唐叔為成王同母弟邑姜之年又不知幾何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二十三年壬子歲父叔梁紇卒孔子時三歲故不知父卒葬誠有之逮周景王十七年癸酉歲母顏氏卒孔子時二十四歲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禮記檀弓言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母死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然叔梁紇卒孔子雖少其母尚在豈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史記著叔梁紇年七十娶徵

在少婦因野合生孔子

先賢釋野合為野合由也不備禮之謂

徵在耻

之故長不告孔子緣此孔子不知父墓竊謂娶不備禮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處恐不然也且孔子萬世人倫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問何以為孔子檀弓又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聖人舉事審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修墓則當聽其崩壞乎凡此見漢儒言古不復驗之人情參之道理只是臆說

漢志言尋陽九江曰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廩江提江筭江源江孔安國書傳九江孔殷援以為證不知尋陽今江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域禹貢淮海惟揚州在孟豬之下但言三江既入至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之後始言九飛殷雲土夢作又其後道嶓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及岷山道江之後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即巴陵江北夷陵号西陵故岳東峽西以經考之周礼職方云荆州蕞澤曰雲夢釋者謂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華容枝江

江夏安陸皆其地據礼雲夢只一澤按書言雲土夢又已析雲夢為二傳昭三年鄭朝

連建子田于江南之夢却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則夢一澤也定四年吳入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

中則雲一澤也按江北為雲即今王沙監利景陵等縣江南為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跨江南北因

摠謂之凡禹貢叙九江皆在今荆衡之域唐志以岳

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經云洞庭山在九江中博物志言君山

即洞張勃吳錄曰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近世胡旦

晁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建安蔡氏釋書援水經曰

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又援楚地說曰巴陵瀟湘之

淵在九江間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漸水元水辰水

叙水酉水澧水湏水湘水九江非尋陽明甚鄭印亦云禹貢九江在荊州即今岳州洞庭但折九江之目無漸酉二水而附錦靖二水然均為九江也唐孔穎達謂尋陽九江之名起近代朱文公嘗著九江辨以洞庭尋陽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漢志考當在九江郡

今淮東江

漢復置九江郡

今淮東滁和

如此則尋陽

九江自秦始而洞庭九江則古也

禽釋擒

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伊川解無虞人而即鹿是

有貪禽之心王用三驅失前禽釋者云旁走者不射惟向前背走者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則鹿言禽驅走皆禽也禮記鸚鵡能言曰不離飛鳥猩猩能言曰不離禽獸如特牲郵表畷禽獸下文專以猫虎言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獸戮禽釋皆云禽者獸通名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鴈雉雞鶩外虎皮羔與其二庖人禽獸春羔豚夏脍脯秋犢麇冬魚鱸羽獸人弊田禽注於虞中注謂取禽左耳効功鄭玄因謂凡鳥獸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說曰禽者鳥獸摠名

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公彥疏曰已孕曰獸
輸之於公未孕曰禽田衆得之又孔穎達禮記疏曰
禽者擒也言力小可擒制也獸者守也言力多不易
擒須圍守而獲也詳衆說則禽不拘羽故古人言荒
於獵者曰禽荒曰從禽不別言獸以小大兼獵禽足
該之也又左傳擒獲字例單禽而柳下惠名獲字禽
則禽者擒也孔說亦然獨爾雅言二足而羽為禽四
足而毛為獸然其言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不知詩雄
狐綏綏則雌雄不特飛也書牝雞之晨則牝牡不拘

走也故賈氏闢其說非通義余按經中惟二禮粟禽
易繫隼者禽也公羊鸚鵡來巢曰非中國之禽惟言
羽餘多獸通名使禽果羽之雅言則書之鳥獸蹢蹢
陽鳥攸居鳴鳥不聞易之鳥焚其巢飛鳥遺之音詩
之黃鳥玄鳥記之不離飛鳥故鳥不猶禮之羅鳥鳥
共邗等語聖人皆當易鳥以禽何必若今之直叙耶

終命揚筆

洪範九五福富壽康寧好德外考終命居其五此非
生者之美也後人祝頌槩曰五福全備不知考終命

之當諱晉王均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竟而語人曰
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晉武帝崩哀冊謚議皆屬均
草而筆如椽事後人不辨為不祥之筆

封畧自然之險

蘇秦說戰國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蓋國有限界方
可自固狄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

距滄海西阻流沙如流括云流沙履之百步皆動

馬車駝無子遺凡千餘里四面芒然以人畜骸骨為北橫天漠

志每風將作老駝知之則聚鳴而擁其鼻口否則危斃北橫天漠

浮沙數千里逾者進寸退尺暴風一起南隔五嶺瘴霧能死人其外限以

沙卷如席壘人多不能出斃者十九南隔五嶺惡溪拂海惡溪逾者脚

處按周東延而後吳越楚蜀秦隴晉魏悉戎河

泉阜陸渾伊洛之戎衣冠俗無幾也至邾魯處魯甸

而用夷號徐在京東而有夷名當時四夷錯居中國

漢魏以來然矣至東晉中原先王荒服之制既湮識

消磨混一其原皆出夷狄先王荒服之制既湮識

者猶欲守在四鄰然泛言守亦難嘗以天下大勢考

之莫不各有自然之險河北以居庸諸關為險蓋居

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大
行東亘遼海狼居胥諸山為襟帶關南北通處路遠
兩崖間風起人行或為所掀彭文子謂隘如線側如

處沸海鱓

產其中

處

泉阜陸渾伊洛之戎衣冠俗無幾也至邾魯處魯甸

而用夷號徐在京東而有夷名當時四夷錯居中國

漢魏以來然矣至東晉中原先王荒服之制既湮識

消磨混一其原皆出夷狄

者猶欲守在四鄰然泛言守亦難嘗以天下大勢考

之莫不各有自然之險河北以居庸諸關為險蓋居

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大

傾其峻絕其降趨井下有澗巨石磊砢凡四十五里
艱折萬狀山外寒氣先山南兩月燕之東百里曰榆
關蓋曰虎北口下皆亂山層複至此循海方有狹徑
實遼東諸州之障阻昔時守以上兵狄不能入自石
晉割關南十六州劉仁恭割營平樂三州賂契丹由
是北自定武達遼海千里失險凡漢唐所以限狄者
狄皆有之按漢北邊之守曰定襄鴈門雲中各有要害夷狄患多出朔方今靈夏州而出河北
先幾其後拓地踰塞關外皆漢有光武與民若胡寇
拓唐先此雁憂者據宋興諸關皆在契丹襄故太祖
諸關故也

太宗嘗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時言古北口野狐門松
亭關三路普有古人堡壘成迹於此置守南牧自絕
後富弼使北亦言土人云若守居庸關古北口松亭
關符家寨則虜不得南矣按書禹貢導山自梁岐荆
岳底在析城至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則河
北諸山發原雍西迤河而冀而幽而營至碣石入海
蓋天然華夷之限秦築長城起臨五代失險周世宗
洮天盡遼東史亦言因地形制險塞
首於深冀間浚胡盧河限宋守塘灤而雄霸二州間
塘水不接遂中置保定軍餘塘水瀰漫而保州以無
之多植榆為蔽宣靖間童貫輩爭燕雲而不爭險故

岳飛曰金坡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後金人踰關
黏罕嘆曰關險如此而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由此
觀之居庸諸關實河北屏蔽也○越河而南黃河潼
關乃中原之蔽宋失汴保江關河治而不問雙夷錄
載金有蒙患南徙都汴保關守河黃河自洛陽三門
積津東至邳州桃園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設四行
院每行院管五百里以精兵二十萬守之夜則傳更
冬則敲冰潼關邊西南大小關口三十六約千餘里
亦設四行者分
兵十萬守之布置周密水洩

不通如是垂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越關不能乃謀

關山東假道宋由蜀出襄鄧金坐此不支由此觀

之黃河潼關中原屏蔽也按劉宋永嘉中與魏爭

魏碼礮滑臺洛陽虎牢列守南岸至潼關其後魏兵

五代兵爭者束槍結筏或候水而渡則不如江

又迅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地面所以多決

必以兵固長堤限水其守若東南以大江為固而古

人守江多在江北吳人築濡頰塢脩東興堤城巢湖
皆守淮蔽江淮東地多石磧險在水
重崗複

嶺險在山胡安國嘗言守江曰欲固上流必保漢沔

漢上流 欲因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欲固下流必守
淮泗張魏公亦曰淮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無淮南
則長江與虜共彼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
其得安乎蓋淮南魚鹽桑麻之富他郡不可比所以
守江者宜急保淮陽誠齋曰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
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亦敵之江也 按淮水二千
里見方水道
通淮有四汴潁過蔡也其通南方入江淮走鶴河故
道在淮為南北喉襟荆襄南土門戶者其地左顧關
陝前瞰宛洛右通吳會後巴蜀昔人謂得人則中
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是也但處 中原
友徑可入者錯出胡五峯謂其地利 長安東有函
進取不利固守須以兵險近時固荆

關南有散關西有隴關北有蕭關故號四塞之地漢
祖東據函關必外嚴滎陽京索之守若西則玉門陽
關古稱天限漢魏世以羌徙居關輔實處其裏故漢
言三輔利害者欲保西涼州 其地南隔氏羌西通西
域北斷匈奴右脅漢武
取休屠王地建州今唐苦吐蕃元載欲城隴山口原
名姑臧燉煌等郡 州今唐苦吐蕃元載欲城隴山口原
州按隴山南連秦嶺北抵黃河東西一百八十里其
外無蚕桑八月乃麥五月凍解漢隗囂據涼塞隴
光武遺來歙取之密謀山道而後濟帝復帥自諸將攻隴
宋經畧西夏韓范議取橫山唐張仁急守朔方河外
築三受降城由此觀之關中四隅之守文各有要也

○蜀險李熊嘗謂北據漢中杜褒斜南守巴郡拒峽口東下漢水可窺中原南順江流可震荆揚所以計蜀悉矣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階成岷鳳為藩籬漢中為門戶紹興中固蜀專倚鳳州和尚原其後金欲割之帥臣胡世將力爭不可四州內漢中雖有諸閔而支徑甚多故和尚原守蜀要也南方限以五嶺甌粵無西北之勁中國反以象犀珠貝所在通焉三國曹操守洛陽東拒吳倚淮漢西拒蜀倚秦嶺故魏明帝以為地有所必爭觀此則守國之險可無哉

古稅不拘什一

禹貢田賦別上中下九等周禮辨上地中地地下地有年無年魏平糴法亦隨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邦中郊外各不等無槩取稅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實九取一班固漢食貨志謂九百畝中除二十畝為廬舍耕只八百八十畝符合什一之說而孟子無此文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百畝取一徹是已貢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

乎趙岐謂耕五十畝者貢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
助公家說亦什一孔穎達謂古者人衆田少故一夫
惟得五十畝殷一夫惟得七十畝皆不具周數然畫
井而田古制也且歷夏殷至周周當生齒富倍二代
豈有愈久愈耗乎賈公彥謂周禮地有一易再易不
易之分貢乃一易地二百畝而稅百畝助則上地百
畝菜三十畝而稅其半徹則上地全稅之夫地古今
共是天下無緣可專有貢地殷兼有助地與菜而周
全有徹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說不通因臆說也按春

秋魯宣公初稅畝收公田外取杜預注什取二故曰
二吾猶不足公羊曰大桀小桀過於什一也大貉小
貉輕於什一也周禮載師凡任地園廬 一漆
林之征二十而五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都
鄙皆無過什二則古稅各隨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字之福

宋興王金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曹彬爭之不可但
不署字收其文案他日藝祖詰責彬以不署字得明
文潞公劉沆同官中書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謀反者

潞公詰知無他令斬告者或啟公委劉相處分遂屬
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日陛下病時彥博斬告反者索
卷視之沆獨無着筆遂得釋二臣當危疑間皆以不
署字脫禍若曹本不與謀而沆乃同事異心又從而
訐之貞叟乎小人之用心余邑舊有帥司酒課例設
監釀一負月有薄給宰每調私人某宰來以處客客
智是也受給不廢督視第酒計出入不犯一筆後客
去帥司磨筭酒課追逮合千人客獨以無迹免此亦
不署字之福也

大計不惜小費

司馬溫公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
猶夏旱則冬滂雖曰救王荆公一時之偏實古今財
計秉除一的論也然有國者操歛散之權後世又有
摘山煮海曲尽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猶曰乞
財拙亦甚矣唐劉晏領漕運與造船執事錢皆過與
日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其後有司減
半漕運遂廢榷居直論六國成敗曰秦兵百萬六國
兵不下四百萬秦能滅六國者黃金爵級敢戰則得六

國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萬項羽兵四十萬沛公終能滅楚者輕侯王以賞戰士捐金帛以富功臣項氏印方利而人心已在敵國矣高祖令陳平間疎楚君臣予以黃金百斤縱其出入蓋足陳平之私用然後可責其為漢用大率喜事赴功之人未必高潔不汙之事賢如王述猶有足則自止之論矧平等皆楚降漢者乎晉羊祜深知王濬才大濬志奢侈難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歆必可用也後濬卒平吳故使智勇建功惟豁達大度者方可語此唐李絳曰

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所以曉世王者至矣宋藝祖經制西北邊臣悉厚以官爵寬其繩墨所部租賦一不計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趙普嘗言桑維翰愛錢難用上言苟用其長當護其短又曰契丹精兵十萬我以二十四緡易一胡人首止費我二百萬緡規模宏遠如此宜其光啟一代也

忍字二義

小說著太公勸忍之言曰吞釣之魚悔不忍飢罹網之鳥悔不忍飛人生悞計悔不忍為故唾面將襟拭

噴來把笑迎則知辱之當忍矣被罵招功德噴來送
福田則知忍之為福矣數語雖不貞出太公而著忍
字之益甚備又唐人詩曰忍事敵災星灰心緣忍事
張公藝至以百餘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於懲忿窒
欲之效然也然忍有二義番易饒氏解論語是可忍
也章謂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
子責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經言殘忍忍
人太抵甘忍為之而不顧其說忍字有是非梅亭李
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

飢忍食斫忍楚堤漏川決開之惟艱知道之忍則克
已而復於禮禮入而反其敬如噎而零冰而澌容而
消之所過皆化其說忍字有淺深人能由抑情之忍
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忍之為忍然後忍字之
義方備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溫公獨樂

古人遇不可有為之時多有所託以自晦文王囚美
里忘憂於易孔子轍環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勾踐
不可共樂遊五湖而去張良知高祖難與保終託赤

松子而行蕭何慮高祖之疑買田宅自汙陳平當祿
產擅權飲酒戲婦人司馬懿見曹爽等用事假病為
飲啜不收之態劉伶阮籍羊曼謝緄一皆用醉酒遠
禍前儒謂張良智計過人豈不知神僊為荒誕哉蕭
何繫獄韓彭姐醢良之明哲保身不待著而為先蹈
高隱出漢初人物然則陳平輩以酒避事飲非真飲
醉非真醉也司馬溫公熙豐間言不用退居西洛創
獨樂園以澆花種竹為事自比晉唐間人公豈獨樂
者哉伯父怡嘗曰古人之悔不一如豫讓漆身吞

炭使人不識是悔其形范蠡去號陶朱公元結隱稱
孺子是悔其名公羊穀梁今古無更姓獨高赤託
焉是悔其姓魯三柏陵公室樂官師摯以下適齊適
楚適秦入河入漢入海舍魯而一是悔其居余因謂
蕭何
陳平劉阮輩假酒自困是悔其行張子
房是悔其智司馬懿是悔其姦若溫公自比晉唐間
人似欲悔其為宋忠賢也

識遺卷第三

識遺卷第四

古羅羅壁

識其大者 今存經注 孔子生年 瞽叟武后
言不相副 矯古說之過 與盧去角 寺觀莊藏
聖賢剛常之變道終不諱歎 封建限百里 興創規模
分數明 古將不專兵 自古有死

識其大者

六經後子書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為經者談王道貴仁義也韓柳並稱昌黎獨得祀孔庭者闢佛老

扶正道也。離騷怨而實忠，所以騷名經。杜詩一飯不
忘君，所以詩稱史。蘇老泉著衡書權論揚龜山曰：書
名已不正，豈有山林逸民？乃汲汲於用兵，王荆公編
百家詩，置李太白於後，曰：十首九說婦人與酒。子美
退之，各有示兒詩。子美曰：曾顏游夏則導之，聖賢退
之曰：玉帶金魚則誘之，利祿宋文章多粹，伊洛發明
孔孟推究性理，便覺歐蘇氣味不長。毛詩國風後代
騷人極力模倣，不到鄭衛之詩，淫奔語也。被之絃歌，
聖人必遠觀此，則所謂大者可識矣。雖然，此以文論

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以
為非，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
在大夫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魯侯，焉知禮？崔杼與魏
成論功，李克曰：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魏成東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吳起與田文論功，將
三軍，賓秦趙，實府庫，不如起。至主少國疑，大臣未附，
百姓不親，則起咋舌不敢談。陳平為宰相，不問錢谷，
訟獄，丙吉為宰相，不問橫道死人，但以鎮國家理陰
陽，親諸侯，附百姓為事。汲黯為九卿，拾遺補過，范文

正公所至為政敦禮教厚風俗皆識其大者也故昔人論治必首三代論人必希聖賢論文必本六經非過於矯亢也

今存經注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師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自唐太宗詔諸儒撰定五經疏義於易取王弼於書取孔安國於詩取鄭康成於春秋取杜預由是他說盡廢今板行經注四家之說獨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三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巳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不同三人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

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

左傳書孔子戌歲夏四月己丑卒杜注歲四月无己丑有乙丑故孔氏家譜祖庭

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毅五行書俱差不知又有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實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瞽叟武后

古今事閔綱常處最要知體桃應問孟子舜為天子瞽叟殺人則如之何蓋即其難處者覘之孟子曰執

之而已前輩早孟子此答以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豈有身為天子不能屈治伸父之理史記著石奢相楚奢父殺人奢日以父立政非孝遂自刎死五代周

世宗父柴守禮殺人世宗不問朱文公綱目特書之以能權所重也歐陽公謂世宗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殺殘其父則滅天性是固有當權輕重者非可以殺人論也張南軒泣官日有以嫌疑訐父者南軒以事閔綱常置狀不省近時某官宦江西有子訐父私牛者官論父罪合杖徐

詢子曰汝居家孝否子曰孝又問子孝曾為父母代勞否子對曰嘗代勞遂移父杖杖之處置真得體陳

曰直躬之直直也君子以為可以無直不可以無父仲子之廉廉也君子以為可以無廉不可以無母其論美矣又嘗以武后篡唐昔賢所以處之之說焉武后易唐為周得罪唐室中宗武后子又當有唐祚尊其子而除其母實於名義未安然五王召禍正為賊后未除胡致堂謂武后易唐為周不得為高祖太宗之婦大臣當告之宗廟廢之中宗不得以母芘

也議論甚正處置亦有理且謂桀紂失道湯武不得以臣芘君管蔡間王室周公不得以弟芘兄文公綱目俱不之錄余於衛輒拒蒯瞶事識公去取之意公謂蒯瞶得罪先君而出奔輒只當見父子之為親不可一日立乎其位如衛大夫以蒯瞶為先君罪人請命天子討之可矣然輒聽大夫所為又似假手他人以脅父於輒處心終未安故只逃去為得策綱目不錄想此相也然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天難以洗唐室篡移之禍故南軒謂當并易中宗蓋天下者高祖

太宗之天下非可私中宗母子又嘗究胡文定傳春秋文姜與弑魯相其子莊公嗣位文定曰徇私情則害天理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然文姜逐於魯孔子書之曰夫人孫于齊傳謂去其姜因絕不為親也文姜逐齊即歸哀姜逐齊不反孔子例書曰孫不緣 公示輕重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子殺之有司欲當論逆孔季彥援文姜絕不為親之說但以非司寇擅殺論武后遷中宗於房陵豈有母子之恩

乎漢光武中興以吕后殺劉氏三王背高帝約束王諸吕幾危社稷謂不宜配享高廟即位後遷吕后別祭園寢追尊薄太后為高皇后廟配祀然則致堂告廟棄廢之論亦有本

言不相副

李長吉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荆公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壓城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昌黎送孟東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則鳴乃一篇大意然其叙言欲禹假言以鳴夔假韶鳴伊

尹鳴商周公鳴周此豈所謂不得其平者乎東坡序
六一文集前面言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
孔周著仁義禮樂之實以合於大道又云自歐陽子
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
賢以犯顏敢諫為忠議論閎涉什麼大到末後却只
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故皆啟昔賢之譏
然則措辭立論其可苟乎

矯古說之過

世人談王者鄙霸崇義者薄利飾治者厭兵乘正者

賤術循實者陋名尚行者輕文此正說也余以古說
參之亦有後世矯之之過霸於古為伯公羊著周召
二公分陝東西而治號二伯釋者謂九州除王畿千
里外二伯各治四州半故傳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各四州半而言詩清廟之祀周公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則周以二伯領諸侯實霸之始特未有霸之號左
傳五伯之霸也柱注霸把猶也把持天子之政

孔穎達曰五霸字或作五伯穎師古伯獨
為霸司馬溫公曰二伯取察乃轉為霸

故周禮九命

作伯禮記五官之長曰伯三國吳求封為九州伯晉

相玄侈其父温曰父為九州伯皆長諸侯之號司馬
温公曰方伯連帥能率其屬尊天子謂之霸又曰王
霸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荀子論霸政曰辟田野實
倉廩便備用閱材技存亡斷絕衛弱禁暴又曰不欺
其民不欺其與又曰重法愛民皆非不善之目也雖
以粹駁辨王霸然李旰江曰西伯霸而粹相文霸而
駁三代王而粹唐漢王而駁則王亦有駁霸亦有粹
也蓋王道所以安天下霸道所以尊京師本無粹駁
之分也祭義曰至弟近乎霸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如

弟之順况何不可之有自孟子蓋稱五霸說者遂視
霸為強梁之義不知仲尼不道孟子蓋稱者以相文
假公濟私非真有扶持周室之心蓋其人之不誠也
豈謂霸為不足尚哉又孟子多有激而論戰國諸侯
慕尚相文又迷於功利慕相文而不至故曰今之諸
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方以王道進諸侯因例卑相
文今承其言果謂霸為非不可也南軒但以公私辨王伯曰
王者無所為伯者有所為利
之一字大易經四聖之書利貞利有攸往等語每卦
必言何嘗不擇利而行者財利雖曰害義孔子贊易

何以守位曰仁便次以何以聚人曰財十三卦之制
作首以畋漁之離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車致
遠以通之擊柝孤矢以衛之所以為財計者甚密然
後宮室棺槨養生送死可無憾也孟子王道之始因
墻下之桑雞豚狗彘之畜數語人主享有天下之膳
服祭祀賓客朝覲聘饗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談理
也故禹平水土必先貢賦周禮衛虞亦且設官世儒
不察何必曰利一語激於齊梁惜不知義遂謂財利
孟孔不尚則士當知諱不幸國用告急則倉卒槌歛

之不恤是皆識偏論固之所致也不知君子惟當見
得思義謂當諱不尚非也兵者所以威不軌備不虞
義黃唐虞可謂淳矣而神農伐補逐黃帝伐涿鹿征
蚩尤克伐驩兜舜伐三苗皆不得已而有者也矧叔
末血氣之私愈熾利欲之爭不息飭仁義者動以去
兵為美談不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秦銷鋒鏑卒肇
鋒鏑晉去武備卒開武備宋襄仁義梁武諱戰皆不
藩識者一笑可以卒伍之法車乘之賦蒐閱之時擊
刺之教侵伐之書輕之國家常政干戚衛文德俎豆

寓軍旅雖聖人不廢或者顧謂孔子不學不知有激
而云也故古人戢兵不曰去兵偃武不敢忘武今飭
治者欲諱兵不事亦非也術之一字只道理之巧者
爾天下之事有不可直遂須委曲幹旋成之亦是道
理合如此不成朴直州之無可柰何便已齊王愛牛
孟子進以仁術巧是乘其喜心之發誘之充拓不成
謂其不足進此安其愛牛而止今之治衆有方曰政
術教人有方曰道術思慮之巧曰心術術非不善之
目也特隨所施之邪正有美惡爾名由實正猶形影

相隨故名教名檢名節皆屬屬世之具君子脩之則善
名生小人悖之則惡名著三代代之王必先令聞蚤有
舉於天下中庸取之 盧毓曰常士畏敬慕善然後
有名宋范堯夫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
矣士處窮約若無美名人何從知孔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特在上之人因名索實爾今謂之鄙亦非也若
夫文之為文古不專以辭采言凡文之義只有條理
不相紊亂之謂俗學之說興談文者指為末技不思
堯舜禹大聖書贊之曰文思文明文命孔子稱堯曰

煥乎其有文章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子以四教曰文
行忠信值匡人之圍曰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
文此豈摘華採藻之末哉先儒謂文乃古先聖王經
世之道有以制度禮樂言者有以道德言者有以辭
藻言者辭藻則人世浮華之辭道德則六經
世之辭制度禮樂則聖人制作維持斯世之法程也
蓋上古洪荒朴野斯人禽獸之不如也聖人出而汗
尊杯飲易為俎豆揖讓土階茅茨易為上棟下宇塊
桴土鼓易為人音六律獸皮為裳易為袞冕黻舄事

有條制上不可陵卑不可僭凡其粲然可觀者皆文
也故語曰文之以禮樂特上古生處未富俗淳事簡
羲黃可以遊乎無為之天而文為可略堯舜以來俗
日熙事日繁儻不事為之制尚仍朴野之舊則世浸
以紊故夫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稱周制作大備曰
郁郁乎文哉皆美制度禮樂之文也子由古史曰文
之為言猶曰物各得其理爾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
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讓夫婦之倫理不立後聖審
其淆亂從而屬父子辨君臣聯兄弟正夫婦削去鄙

野之習遂文於前世此世道所以稱治也與考工記青

文赤與白謂之章亦日續畫之事後素功周衰王政不綱幽厲以亂故詩

人刺之曰動無禮文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文章盛

衰係世治亂如此向使冠昏饗射之制存則車爭之

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則崛強之國不聞矣宮

室車旂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之既

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文之秩然者常存則世之泰

然者常在先王所以有貴於文也後世動以末技視

文豈識文之所為文哉

與齒去角

顏師古漢書注董仲舒策語云牛無上齒則有角其

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參之信然按韻書角字注人

下用音推頭骨上出也觸也競也兩點下用音鹿四

皓名中角里先生正同音宋崔偓佺嘗辨正二字未

釋其義余按詩行露誰謂雀無角陸氏注雀有味無

用且援東漢注云用謂嘴故晦菴詩傳作鹿音番易

董敬廢雲章雙峯謂同鹿鳥味骨也鳥有味者

無齒獸有齒者無味此天有所分予也蓋從曾氏說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設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曰白馬寺以白馬負經來故号蓋並緣鴻臚待四方賓客之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寺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之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蓋魯有西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曰宮門

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去疑事春秋晉楚邲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為京觀封王觀示後人也胡澹庵言觀有四一曰朶樓魯西觀是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曰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至於藏只貯藏之義狐兕穴居州呂藏老聃為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度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下史藏室

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度經遂為二氏之私今復以
事祈禳豈以經典所積福可集乎若鐸鉞胡致堂謂
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凶不察
夷亦以從吉也

聖賢綱常之變

娶妻必告父母而舜不得告禮記言舜三妃注謂天
有妃星四故自帝嚳皆
四妃法天也舜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嫫比獨缺正
妃為未命於父母也但舜娶堯三女世本謂堯黃帝
玄孫舜黃帝八代孫堯女與舜曾祖為類孫祖匹配
豈不亂倫余按堯本舜日明明揚之祖也日有繅在
日虞舜側微孟子曰舜畝於野於畝畝別生分類舜典且云
舜童上之地則舜起於寒微况別生分類舜典且云

故世本多繆史記從而論世之氏有天下當傳子而
族尽始黃帝皆循習世本之誤也堯九子莊子曰堯不
堯舜舍朱均急子漢代祖堯曰堯長子考監則之後
舜世紀舜子朝鮮記云子堯舜子衆如此何朱均一
不還舍之初立意傳賢二聖之心初不計也子之
君否君臣定分而湯武取桀紂兄弟同氣而周公誅
也管叔夫婦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
三世
出妻見禮記家語孟子父子情之至親而孟子不責
出妻見荀子解蔽篇
善言易子教之後世昏庸之君不足論賢明如漢文
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於兄弟漢武帝宋文帝
宋孝宗不足於父子漢光武宋仁宗不足於夫婦

送終不諱

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溷也按古不然禮記喪禮最備檀弓曰天子之棺重水咒革棺被之埋厚三寸鄭玄注以水牛兒牛革為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公棺去牛用兒侯伯以下水兒皆式二皮能濕故在裏近尸喪大記大夫裹棺用鑽說者謂以繒貽棺裹以牛骨或象骨鑽釘之又曰君大夫士蓋棺漆外各施社束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殮佩象環公蓋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末口以具周

禮喪事以互物蜃物以閏壙鄭玄注以蚌蛤屬為灰置擲下禦濕左傳邾文公莒苗蜃炭禮熬用魚腊或心蚘蜉皆不嫌人物溷也

封建限百里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德小大牙相制朝覲而上下之分明聘問而與國之情通且人主無私土地之心周衰壞於兼并遂至居弱臣強侵陵不已秦變以郡縣李斯輩因謂同姓屬疎攻擊如仇不如守令時其賢否而進退之其後漢裂七國晉封八王皆肇兵爭

或者遂謂古法不可用於今不知漢晉之弊與地踰制也按黃帝畫疆分州古言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言

肇黃帝而神農遂攻夙沙伏羲時禮記王制子有紀侯陽侯則封建肇黃帝前

思孟子史記漢地理志皆只言公侯方百里論語千

乘之國釋者計以井賦方百里國左傳鄭子產對晉

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白公子張

言各相晉文之始入四封之內不備一同勾踐之地

東西南北總廣百里商周肇封皆在唐虞傳至湯文

亦已久矣而湯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之或改後漢

丁恭曰古封建限百里取法於雷雷震警百里故屯

卦震下坎上曰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故唐虞稱萬國益稷州十有二帥鄭玄注一帥領

百國州十有二帥則每州千二百國除王畿外八州

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國各五十里謂之

采地采者取賦稅自侯不得有其土地人民及不

得世封但書大傳言采地之異百里國以三十

里為采共十里國以二十里五十里國以十五里其

後子孫雖有陟黜而采地不與使子孫賢者世守之

與祀其始受封之人豈故曰蓋萬國並建侯名則勢

分勢分則易制乃古防閑維持之深意
按神農封制欲強本弱枝

海山至有十國唐虞慮強國獨二禮言侯制異諸書

通近凡設國遠大近小

周禮曰公地方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

里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一百里禮記明堂位曰魯

封七百里然孟子言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險於百

里故魯七百里之說或者疑為戰國者侯分謗之書

漢儒妄采之周禮之制釋者亦謂周公設此以待有

功封建制行三年一行修封之法視諸侯功罪益削

之如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

皆是益封又或謂周禮各國大其數者實包附庸

在其中王制曰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

二百二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附庸小國皆摠屬大

國其大比一國之大夫也然則契漢晉非封建也公謂

國初封只言百里後未漸大皆是并吞若百里國增

至五百須并四國方做得一國宗廟社稷豈不勞動

泥小國例古功臣之後移小國乎余案文王曰方百里

限又何緣有餘地別為小國乎然春秋以未可知矣

起其後克須密遂國於岐渭之間克崇遂涉渭改都

豐三分有二何牲非并文王且然春秋以未可知矣

信二禮說為是難据古制既亡後之所以統天下者勢而

已而勢之強弱古今一惟其人苟上有明辟封建而

治郡縣亦治上失其道封建者亡郡縣亦亡故言封

建者息焉

興創規模

事無大小皆須先定規模規模立則意向堅意向堅則事功成若泛圖浪謀斷無有成之理矧爭帝王之資者乎漢高爭天下先據關中為根本任三傑司謀戰更無遷就唐興晉陽亦先掩取關中征戰乃出大宗規模都不出據形勝揀人才之外宜其光啟二代也劉玄德未得孔明流離轉徙一無所就及孔明說以跨有荆益遂成鼎峙宋藝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

臣強用趙普謀首削藩鎮施為建置一洗姑息之習卒安天下晉宋偏安江左皆正統後父兄為虜廟社為墟有不共戴天之讐當事尅復無可疑者而晉祖清談規模不知立宋狗和議規模不能立紹興中張燾進言曰今日事大體重莫如六飛慎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朝夕所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凡命十四相執政迭遷無慮二十人宜其和戰紛紛迄無成功故燾直指以為規模不定又以人臣事業求之仲尼產初相鄭魯皆召國人

謗及無終也易謗以頌韓信孔明終身事業皆決於
初見高祖先主時數語王猛見相溫不渡灞水雖署
以官而不就亦其出處施為皆有素定規模也

分數明

古今以多兵敗者紂億萬臣敗於五王三千趙括四
十萬敗長平漢高合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三十萬困
白登王恢三十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百萬敗昆
陽黃巾百萬敗壽昌曹操六十萬敗赤壁符堅八十
萬敗合肥隋九十萬敗遼東唐九節度六十萬敗鄴

城其以多兵勝者獨秦王翦六十万勝楚項籍四十

万勝秦此外多益辨惟韓信伊川謂信是分數按

勝趙勝魏兵皆分用近代陳學士規著守城錄論靖康援太

原之非蓋分數不明也規謂初朝廷遣兵援太原兵

二十二万皆敗績所以敗者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

先鋒遇敵者能幾先鋒一不勝而却後皆聞風而却

矣二十二万敗正坐此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

兵運糧兵扼援兵今且以五万為率分為五十將留

十將護主帥兼聽策應丙分二兩將扼敵援兵以二

十將分地入敵境搏其虛隙以二十將前設伏於偏僻處伺候敵兵出抄多則避少則擒之其賊自困大槩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失利亦不至一齊敗衄此分數明之說也當時張魏公帥川陝合六路兵四十萬與虜戰富平始於環慶一路兵潰諸居皆潰然則分數不明於是一齊敗衄之患生矣魏段超曰衆者在得衆人之死人衆而俱肯致死於是不徒衆矣

古將不專兵

上古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侯國之兵各將

以命卿大事則會諸侯

卿視國大小為負多少

故兵不聚而將

不專內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

某將下軍於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未大不

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

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

兵隨土宜取之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

以才隴

西天水安諸處出騎士

以騎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

淄弩手荆楚劍客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

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操船有事徵諸

此所不適用則守尉貶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通典謂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勳退奉朝請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也武帝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灞上將九卿也高后遣隆慮侯竈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亟拜亟罷可誅可放無一人負

固各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遷宿衛蓋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將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韓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山西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如京師南北二軍宮城內為南軍京城外為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郡國士為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踈

自古有死

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復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
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節度釋氏經云天
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况天裂星隕郡陷谷遷沙漠
遺滄海之蹤崑穴箸螺蚌之窟乾坤且有數時人欲
久不死理乎後世方氏言黃帝老聃例不死余考易
大傳言神農黃帝堯舜氏沒而黃帝葬橋山莊子述
老聃死秦人弔之而鄠縣柳谷有老子墓故近時劉
潛夫詩云無藥可延黃帝壽有人曾哭老聃耒則黃
帝鼎湖攀龍之事老子青鹿上升之說何往非幻幻又

釋迦之戒今皆痛將入涅槃經云佛於桑樹下瞻側
眄而化老子化胡經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死
於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回塵山他如彭祖七百
餘偓千歲例以歲紀亦同歸於盡而已况其事不經
見皆寓言禪說之錄乎禮外傳曰壽者百二十過此
不死為失期為祆怪然則秦皇漢武殆未知失期之
怪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為壽兵為刀死刑為
獄死不耕織為餒死寒死老無依病無託為孤死舍
是皆可言壽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則必有可傳

雖死猶生也

識遺卷第四

